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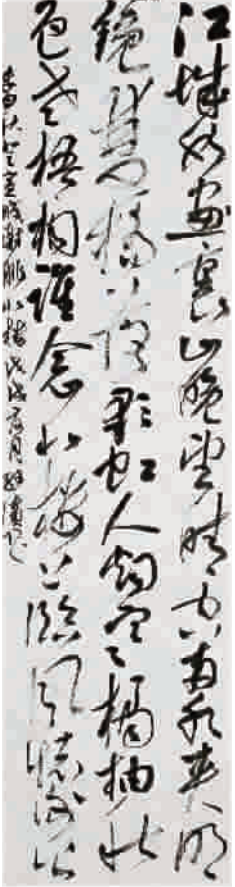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人去巴黎，谁不会去“老佛爷”呢？

当然，谁都知道，此“老佛爷”非彼“老佛爷”，指的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店“拉法叶特”，中国人把它谐音为“老佛爷”，很逗。

拉法叶特大名鼎鼎。他是法国的贵族，却支持大革命，起草了《人权宣言》，设计了三色旗；还在大革命前，他就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，被美国人民奉为英雄。在法美两国，用他名字命名的地方很多，城市、街道、广场、公园、教区、学院、军舰……百货店不过是其中之一。

“老佛爷”法国各地都有。巴黎的“老佛爷”旗舰店，位于奥斯曼大街40号，与“巴黎春天”相距不远，是中国游客趋之若鹜的圣地。

当你在夜幕降临后经过那一带时，会看到美丽的霓虹灯点亮夜空，你的心跳不由得会加快。你加紧脚步朝它走去，又会看到另一道风景：在美丽的霓虹灯下，似有繁星在闪烁。这让你忍不住赞叹，哇，到底是“老佛爷”，



书法 孙滨

“老佛爷”在这头

邵毅平

景致果然别样！等你终于走近了，你就会哑然失笑，原来那闪烁的繁星，都是香烟头的微光！在“老佛爷”门前的台阶上，有众多男士在抽烟。你从他们中间穿过，发现他们大都长着跟你相似的脸，多半是你的同胞吧。

他们的友人呢？当然在里头！你步入“老佛爷”，便会看到在它镂金雕花的巨型穹顶下，在岛屿般星罗棋布的柜台间，有无数的人，主要是女士，拎着大包小包，像鱼群一样缓慢却汹涌地流动着。你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就有人向你问路：“请问，退税处怎么走？”一口地道的京片子。你无师自通地指指一列长长的队伍，建议说不妨去那边问问。

此刻你恍如置身于国内的百货店，唯一的不同的是雇的都是老外店员。黑的白的店员会跟你说“你好”，而不再是一门之隔的“笨叔”（法语“你好”）或“笨叔坏”（法语“晚上好”，得用沪语念）。你试探着问他们厕所在哪，他们会热心地指给你看。而你知道，这是“老佛爷”独有的优待，在巴黎一般的百货店里，你休想找到什么厕所！

解决了内需，逛过了商店，我走出“老佛爷”，不免松了一口气。沿着奥斯曼大街，我朝西走去。与“老佛爷”相隔几十号门牌，奥斯曼大街102号，是普鲁斯特的故居之一，他在那里完成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。

然而我知道，即使到了那里，我也是进不去的。普鲁斯特的故居，现在是一家银行，而且正在装修。曾经有一个白天，我专程去那儿，银行正在营业中。我问前台小姐，可否上去看看，楼上有普氏的房间，她坚决地说不行。我说有人上去看过的，她说那是前一家银行，曾保留了普氏的房间，但现在换了她家银行，就把普氏的房间拆了，改造成了银行办公室，原来属于普氏的家具，都搬去了卡纳瓦莱博物馆。我说那我办张你们的卡，成为你们

银行的客户，可否上去看看那间办公室？她说即使成为银行的客户，也没必要去楼上的办公室……

于是我只好在外面徘徊，看看那块故居纪念牌。它倒是被保护得很好，为防建筑垃圾的侵害，上面还罩了一层薄膜。纪念牌上写着，1907至1919年，普鲁斯特曾住在这里。那正是“老佛爷”烈火烹油的扩张时期，普氏却两耳不闻窗外事，挑灯永夜，闲著人间不见书。1912年，“老佛爷”经过华丽装潢，重新亮相，轰动巴黎，普氏则完成了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的初稿，却无人问津；1919年，一架飞机成功地降落在“老佛爷”屋顶，“老佛爷”以策划此事而名声大噪，普氏也以荣获龚古尔文学奖而声誉鹊起，却被一家银行赶出了这里……而七十年后，

树上的鸟儿

简平

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当你毫不在意的時候，就会是个瞎子，看不到近在眼前的风景，也会是个聋子，听不见耳畔的美妙的声音。譬如说，我家窗外有一片六七层楼高的杉树，枝繁叶茂，以致密不透风，看不清内里的情况，但肯定是住着鸟儿的身影，因为不时有鸟声啼鸣，只是先前我从来都不在乎，所以也就置若罔闻，渐渐地都不知道有否鸟声了。



定能生慧静纳百川

李志坚

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译本问世，在中国刮起普氏旋风，“圈粉”无数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，所以到这里来朝圣。

那家银行装修完毕，拆除了脚手架以后，我又去过一次，这次是去告别。外立面已面目全非，只有纪念牌依旧，且已除去了薄膜。我不再徒劳地试图攻上楼去，只是在外面的人行道上坐坐。瞻仰着这栋建筑，心里想着的却是，这家银行总会倒闭的吧……

想也白想。还是仍朝东走，去“老佛爷”逛逛吧——听说它最近正在抢滩中国。

走在奥斯曼大街上，有感于普氏故居的消失与“老佛爷”的热闹，遂戏仿余光中的《乡愁》，胡诌了这么几句：

中国人的巴黎
是一条短短的奥斯曼大街

“老佛爷”在这头
普鲁斯特在那头
念给别人听，别人也会笑笑的。

空灵而曼妙，我被吸引住了，于是，我屏住气息，仔细地聆听起来。这鸟声是有节奏的，不像不间断的鼓噪的蝉鸣，仿佛只是有感知鸣，而且高低错落，声线丰富，好像有着对物事的评判；再者，这鸟声是有应和的，犹如对话一般，那就更加动听了。兴之所至，我索性打开窗子，望向那一小片杉树，希冀从中探到鸟儿的身影，可是，我却没有看见。

我不识草木虫鸟，所以，我连这是什么鸟都不知道。其实，没有一种鸟儿的叫声是相同的，所以识鸟者可以通过叫声分辨出这是哪种鸟，我想，我辨不出声音，可如果能够看到它，描述它，甚或抓拍到一张照片，那识鸟者便会告知我了。不过，有意思的是，杉树里的鸟儿像是跟我捉迷藏似的，始终躲藏在枝叶深处，不让我看到它的影子。我又想，既是鸟儿，总该飞翔吧，故而有一天，我长时间地站在窗口，等待鸟儿飞出树丛，或者只是在树上跳跃。很遗憾，我终究还是没有看到它。

但是，鸟儿每天清晨



先说点题外话。唐振常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新闻界前辈。他曾担任文汇报文艺部主任，也是洁人兄在文汇报工作时的顶头上司。唐振常先生在一篇回忆名记者黎澍的文章中曾谈及，在解放前，黎澍是办报好手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能把一张报纸办得极为出色。全国解放至1955年专业从史学之前，他对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贡献，亦为人所共知。在1988年黎澍去世时，新华社所发的讣告，称他为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拓者。但是，唐振常先生在《痛思黎澍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他仍似乎是开玩笑地对我不止一次分析过新闻记者的归宿。他以为记者如果不努力充实自己，只以为靠一支笔无事不可为，最后会归于空虚。他以为记者还应该另有未被发现（他并没有称之为第二专业），那就是或从事文学创作，或研究历史。否则，只能是一个新闻事业的管理者。”黎澍践行了自己的主张。他后来从写新闻、办报纸转为治史，成为一位著名的、杰出的历史学家，曾长期担任《历史研究》的主编，并创办《中国社会科学》，著有《辛亥革命与袁世凯》《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》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》（文集）、《有中国特色的创造者及其它》等重要历史专著。唐振常先生回顾黎澍后半辈子经历，不无感慨地写道：“当年邓拓要他到人民日报去帮忙，听说还为他准备了办公室，他没有去，我想，应予庆幸。”我对这几句话的理解是：如果黎澍去了人民日报，中国也许就少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。

唐振常很赞同黎澍的观点，他和好朋友黎澍同途同归。他初入《大公报》，后进《文汇报》，写得一手好文章。唐振常毕业于燕京大学，学贯中西，博古通今，新闻、通讯、评论，无不信手写来，倚马可待。一篇1000字的“闻亦步”（文汇报的著名评论专栏），他一挥而就，边写边付排，排成清样，略易数字，次日见报。他写回忆文章，白话穿插文言，独具一格，文情并茂。这位文汇报的首席才子，也有“第二专业”。其“第三专业”是精于美食，著有多种饮食小品文集。友人复旦大学教授谭其

依旧在鸣啼，宛若歌唱。我开始想象起它的模样来：如果是黄雀，它该有着翠绿色和黄褐色的羽毛，看上去就像全副武装的露营者。如果是红腹灰雀，那这会是一对儿，妻子的红腹没有丈夫的那样色彩艳丽，但同样富有闪耀的光泽，据说它们是对着彼此发出鸣叫的，意在提醒对方周边有否威胁，它们的鸣叫声简单而圆润。假若是斑鹑，它小小的身材，浅浅的衣装，看上去有些弱小，但却特别

灵敏，会在栖息的树上不停地跃起、翻腾、俯冲，迅速地扑向飞蛾、甲虫和黄蜂，只是，这斑鹑是居在榛树上的，而不是杉树。假若是蓝山雀，它的模样就像是实验室里的科学家，戴着一顶蓝色的帽子，眼睛间有一条蓝线，如同眼镜架，瞳孔是深褐色的，前额白唇，喙部黑色，头颈和尾巴呈湛蓝色，背部黄绿相间，双翼上有一道白色的波浪纹。蓝山雀喜欢唱歌，一年到头都在啼鸣，但问题

新闻记者不妨有个『第二专业』

吴兴人

十年。他擅长于中国画，退休后，由业余转为专业，每天作画，画艺大进。去年，出版了《徐洁人山水画集》。这再次证明了：记者在职时有个“第二专业”，好处很多。这不是“不务正业”。副业和正业，有时可以互补，有时还可以互动。在“正业”无事可“务”之时，或在退休之后，就可以驾轻就熟地另行开辟一片新天地，可以另有作为，不至于落到黎澍先生所说的“归于空虚”的地步，也不会产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惆怅。洁人兄现在仍外出旅游，带着笔墨画卷，随意作画。养性怡情，生活过得有滋有味，不亦乐乎！留下的画作，可是一笔不菲的精神财富。

有趣的是，洁人兄的儿子徐向东，从小也爱画画。如今，父子二人，将合作出版画集，是画坛的一段佳话，也是新闻界的一段佳话。信笔记之，以示祝贺。

（本文为《徐洁人徐向东父子画集》序，本版有删节）



是其实它并不擅长歌唱，它唱起歌来有点单调，高音调是“吱吱吱”，低音调是“唧唧唧”，完全没有杉树林里的鸟儿唱得那么动听。

不过，不管怎么样，谛听鸟声总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，可有许多人与我一样，在很长的时间里却忽略了它的存在；同时，随着环境的不改变，如今鸟声也已经不像先前那样普遍了，这是很可惜的。谁都知道，鸟儿的鸣叫非但是大自然的合唱声部，也是我们人类日常生活交响乐的组成部分，一个没有鸟雀啼鸣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。好在我已被唤醒，明白了每个能够听见鸟儿鸣唱的日子是多么美好，多么值得珍惜。有一阵，我还很执著地想弄明白躲在杉树里的究竟是些什么鸟儿，可我现在却彻底放弃了，事实上，不知道有何关系呢？只要那些鸟儿在天明时分，与太阳一起升起时在我的窗前自由、欢欣地鸣唱，便是最好的了。

十日谈

消夏图
责编：徐婉青

明日请看
《读书种菜养身心》

这天晚上，户外驴友微信群发来公告，周末前往神雾山下的凤凰沟水库露营，请大家跟帖报名。我一看这样的好事，赶紧报名参加。这几天高温炎热，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家里，都得在空调房里呆着。空调房里待久了人不舒服，再加上好久没有参加户外运动了，特别想去。儿子知道我要去露营，也嚷嚷着要参加，体验大自然当然好，但多少存在风险，再说又没有小伙伴同往。我打了电话，和群友沟通，能否把自家的小孩也带去一起露营，群友听了都说这主意不错。

儿子一听能去，还有小伙伴，高兴得一蹦三尺高。当晚，我们就到超市购买了儿子

爱吃的零食及生活所需品。第二天一早出发，小朋友们一见面就熟络，没多久就打闹起来。上了车，留了一撮小胡子的“羊头”杨大哥讲了些户外露营的注意事项，再三嘱咐我们带小孩的家长，千万要照顾好自家的孩子，不能单独外出行动，有事外出要打招呼，相互照应。小朋友听后认真点了点头。

车子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缓慢前行，不久来到一个偏僻的小村庄，车子停稳后，我们去村民家中购买了一些新鲜蔬菜，稍作休息后，就朝着山上进发了。儿子像个小小人，抢着背自己的背包，这样走了近一个小时，来到了一处平坦地，不远处的水库波光粼粼，

吹来习习凉风。登高远望，青山绿水赏心悦目，令人心旷神怡。“羊头”说，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吧。孩子们站在绿油油的草地上，忙丢下手中的东西，在地上打滚戏耍。

“羊头”户外运动经验丰

野外露营好休闲

江初昕

富，有条不紊分配任务，把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，有洗菜的，有烧火做饭的。大家领了任务都去忙活去了。孩子们等了半天，没有派到任务，个个撇撇嘴不高兴。“羊头”摸了摸他的山羊胡，呵呵一乐，故弄玄虚了一阵，让孩子们去捡拾

柴火。小伙伴们一听，高兴得拍手叫好。儿子飞快冲进树林，生怕落后了捡不到柴火。而我们大人最关注的是小孩安全，赶紧跟了上去。

洗菜、切菜、生火、做饭，大人各司其职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久，饭菜做好了。本来在夏天没什么食欲，但在户外，这诱人的饭菜香味却让我们饥肠辘辘。孩子们端起饭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，这可是在家里没有过的。吃完饭，“羊头”变戏法似的从包里掏出一只足球，抽签分组，大家一起参与。看着孩子们在草地上生龙活虎奔跑追逐，大家都很开心。夕阳西沉，我们开始搭建帐篷。帐篷刚支撑起来，儿子

就钻了进去，体会临时的家。大家的帐篷都搭好后，孩子们看看你家，串串他家，像过家家似的，热闹极了。夜幕降临，孩子们还兴奋地隔着帐篷说话。青草芳香，虫儿低吟，让人暑意全消，很快，大家进入了梦乡。

清晨，一阵清脆的鸟鸣声叫醒了我们，孩子们陆续从帐篷里钻出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收拾好帐篷，“羊头”问大家，马上就要走了，还有什么要做的？孩子们挠挠头。原来，是要清理现场遗留下的垃圾，大人带着孩子把营地收拾干净，这才恋恋不舍离开。